

在宣统三年，也就是一九一一年，国民革命爆发，满清崩溃。因为全国对满清统治极为不满，革命立即成功。革命军的第一枪，是在八月十九那天，从武昌放出的。九月一日到十日，在七省之内陆续有革命发生，随后在另几省又有行动起义。每次都无须苦战，立即成功。各省满族总督都被斩首，汉人之方面大员或为部下逮捕，或向革命军投降。满清的总督，原是监督汉人之为巡抚的，不过这项制度已经废弛，有的省份这两项官职是由一人兼任，其间的区别自然不再严格划分。朝廷卑怯抚慰性质的圣旨，已不足以餍足人心。朝廷在匆忙之中发布十九条立宪条文，其实那些条文是官方早就同意而再三拖延的，也是过去十年之中国人奋斗牺牲以求的。其中有赦免革命党人；允许人民剃去辫子；有下诏罪己。但是一切白费。慈禧太后那个老婆子，早就恬不知耻，过分安享皇家的特权，不知倾覆灭亡之将至，如今要由一个儿童皇帝，代付此笔孽债。在五十四天之后，清军和革命军宣布停战，商议清帝逊位。

在十一月六日，中华民国开国之父孙中山先生，自美洲经由欧洲，抵达上海。四天之后，他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总统。新政府通过采行西历，旧历十一月十三日，算是民国元年一月一日，当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，不事庆祝。

又四十二天之后，清帝逊位，满清帝国至此结束。

这次革命，也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一样，使上一代和一个特权阶级因而失势，其根深蒂固的利益也摧毁无余。所以全部的旗人，或贫或富，太多遭殃。为了要保持以往的生活气派，满族王公开始出卖财产，皇室则率先出售，以前地位崇高的旗人家的妻子女儿，开始为人家充当用人。更为贫穷的旗人，当年按月从清廷的宗人府支领粮饷，如今几乎成为赤贫。去做事吧，太懒惰；去偷窃吧，太斯文；去讨饭吧，太害羞；虽然说是一口高雅的京话，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寄生虫，过去由皇上家养了两百七十年，从不知自食其力为何事。旗人原是真正的有闲阶级。如今突然厄运当头。正如俗语所说，树倒猢猻散，正是此日情况。在普通老百姓之间，汉人并不仇视旗人，因为旗人文弱而谦虚有礼，已经很适应汉人的生活，已经接纳了汉族的文化，种族方面已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，若是有的，也只有满族女人的衣裳一项不同而已。如今旗人的女儿都愿意嫁给汉人，男的就去拉洋车。不过，他们有的人穷得厉害。有时候儿，一家几口人会轮流着穿一身衣裳；每当一人出门儿之后，别人就在床上赤身裸体拥被而卧，直等到出外的人回来，才轮到有衣裳穿。

革命后，这儿有一个典型的新时代遗弃者的故事。这个人是旗人。他在茶馆儿里喝了一壶茶，吃了一个芝麻酱烧饼，身上的最后一个铜子儿也花光了。但是一个烧饼吃下去之后，还不解饿。他看见茶桌子的缝儿里还有他掉下的一些芝麻。怕别人看见他从桌缝儿里往外捡芝麻，他故作怒容，跟自己嘟嘟囔囔说几句话。抽冷子骂了一句，用力把桌子拍了一下。一看跳出来几粒芝麻，就捡起来看，以毫无所谓的样子，放在嘴里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没想到是芝麻呀。”他猛拍桌子，引起邻近坐的一个人的注意。那个人看见了他那种怪举动，知道他穷得买不起另一个烧饼。就走过来，拾起那几粒芝麻，也用那种怪样子细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相信不是芝麻。”正在此时，那个旗人的女儿来到茶馆儿，向他说：“妈要出门儿，没有裤子穿，要您回家去呢。”

那个旗人装出很有身份的神气说：“怎么？没裤子？为什么不打开大红衣箱找？”

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您怎么忘了？大红衣箱不是五月节前就当了吗？”

父亲觉得很难为情，又说：“那么，就是在镶珍珠的柜子里呢。”

女儿又说：“爸爸，您又忘了。那个柜子不是过年前也当了吗？”

在这样大煞风景之下，他满脸含羞和女儿走出了茶馆儿，落得给别人耻笑。

但是受害的还不止是旗人。在满清政府做官的人也失去了官职，只好退隐下来。这些人都毫无办法，已经失去了社会关系和政治门路，摆在面前的的是个新社会，是他们咒骂的世风日下的伦理道德，是他们无法了解的一代后生小子。以前生活较为富裕的则已经积蓄下足够的钱，可以安然度日。有人在别的都市的租界买了别墅。有人不愿意招人注意，就住在租界里巷子中的红砖平顶房子里，把积蓄的金银财宝藏起来，但也有人不胜现代汽车的舒适的诱惑，买辆汽车以代步。那些花得起钱的，就雇高大强壮的俄国人做汽车司机，或是做保镖。有些讲究实际的人就把钱投在工商业上。有些人不断寻求官职，他们觉得，即便坐五日京兆，也像抽大烟一样，总算过过官瘾；他们觉得做官、钻门路以饱私囊，是“读书人”的当然之事。这些天

生追求官僚势力的人，也竟而渐渐得到官位，把一个民国政治制度自内部腐化了，把自民国元年到现在这一段的国民政府，弄成供人嘲笑的话柄。

木兰家并没受什么影响。革命并不摧毁茶商与药商。不管在帝制之下，还是在民国之下，茶叶还是茶叶，药材还是药材。后来木兰才知道，在革命之前，他父亲又向南洋的革命党人捐助了十万元。这笔巨款使他父亲的现金项下，骤然紧了不少，但是他的生意还是依然如故。革命一成功，他首先剪去了辫子。

不过木兰的婆家则起了变化。因为曾文璞是个刚强坚定的儒教信徒，在他看来，革命就等于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。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，他怕的是随后而来的变化。他和木兰的父亲之间，始终没有产生真正莫逆的友情，只因为姚思安是维新派，他自己则是旧思想旧社会旧伦常风俗的坚强卫道之士。木兰嫁过去不久，就发现她公公恨洋书，恨洋制度，恨洋东西。虽然他喜爱那个金表，他仍然抱着鄙夷轻视的看法，认为那终究是低级思想的产物，是工匠产生的东西。洋人制造精巧的器物，只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，低于农夫一等，低于读书人两等，只是比商人高一级而已。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，不能算有精神文明。他对西洋文明的想法，只能看到这个程度。现在革命成功，民国建立了。但是试想一下，国家怎么能没有皇帝！俗语所说“无父无君”，就表示无法无天，天下大乱。他相信中国整个的文化已受到威胁。他对外国的反对是毫不妥协的。一直到几年之后，他由于自己切身的一段经验，那就是他的糖尿病被爱莲的丈夫，是一个西医，用胰岛素治好，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。现在曾文璞是急于要退休，因为他宦囊丰盈，退休之后，全家可以享福度日。他看得出一段大乱方兴未艾，打算明哲保身，不被卷入。革命爆发之后四天，袁世凯又奉诏当权，他去心已决，不再踌躇，不再恋栈。

在这一段日子里，荪亚和木兰这一对小夫妇，在曾家那么大的家庭里生活，好多地方儿需要适应。这一对年轻夫妻最重的事，是要讨父母的欢心，也就是说要做好儿女。要讨父母欢心，荪亚和木兰就要做好多事情。基本上，是要保持家庭中规矩和睦的气氛，年轻的一代应当学着减除大人的忧劳，担当起大人对内对外的重担。

木兰虽然是家中 youngest 的儿媳妇，她不久就获得了曾太太的信任。曾太太对素云很失望，素云对自己和丈夫的事，照顾得很好。她院子以外的事就推了个干净。曼娘，虽然是长房的儿媳妇，却生性不是管理别人的人，也没有当家主事的才干，连管理男女仆人都行。她老是怕得罪人，连丫鬟都怕得罪，有几个仆人就根本不听她的话。桂姐开始把责任分给木兰，分给木兰的越来越多，比如分配仆人工作，注意是否年龄较长的仆人容易偷懒，使别人替他做事，防止发生过大的赌博，给仆人调解争吵，核对仆人报的帐目是否可靠。一般日常例行的事情倒还容易，而木兰往往把大半个上午都用在和曾太太，有时和桂姐商量给仆人分配工作，决定对外的应酬来往。她在家的時候，对这类事情早已做惯，所不同的就是曾家外面的那些新关系是她生疏的，但很快也就明白，也就记住了。治理一个有二、三十个仆人的家，就像管理一个学校，或是治理一个国家一样，要点就是一切不要失去常轨，要大公无私，要保持当权人的威信，在仆人之间，要让他们势均力敌，恰到好处。木兰严格限制锦儿，对家里一般的事情，一定使她置身事外，这倒合乎锦儿的心愿，只用雪花和凤凰做自己的助手。

木兰的家教正好使她适于当家主事，适于管理这样大家庭的艰巨工作，而她在生活上，谈吐之间，又诙谐多风趣，在处理日常的琐务上，自然更轻松容易。她知道好多事情并不对，但是有的事却装做没理会。就拿一件来说吧。她不肯把家事管理得比以前桂姐管理时，显得更好。论地位，她比桂姐更为有利，因为桂姐始终是代理太太行使职权，重要事情都不能自己做主，而木兰则是正式的儿媳妇，是曾家的少奶奶。家里的总管是个旗人，姓卞，四十几岁年纪，已经开始怕木兰，甚于以前怕桂姐。因为帐目小有不符，木兰总是微微一笑，那种笑容足以显示她并没被蒙在鼓里，不过她不说什么。卞总管向塾师方老先生说起这件事，一天，在木兰面前，方教师把这话告诉了曾太太。说卞总管最怕的是三少奶奶。木兰说：“他若怕我，那就好。什么事都照规矩办，他用不着怕我。谁不想养家糊口呢？在这个大家庭，有的事情也是装看不见才行。”曾太太看见木兰人年轻，办起事来倒蛮老练，非常高兴，就越发付予木兰更多的权力。最后，曾家的事，势非全交给木兰负责不可了。

至于木兰和荪亚本身，在他们那种婚姻里，生儿育女当然至为重要。不但对于家是尽孝之道，对于他俩自己，更是夫妇敦伦之礼。孩子等于是男女结合的焦点，否则两个人之间便有了缺陷。不出几个月，显然是有了喜，俩人非常高兴。木兰现在知道她的婚姻是个幸福的婚姻，不再想入非非，于是对荪亚更温柔多情，荪亚想到自己的孩子，自然有不少的时候儿心情严肃，这种严肃的心情，也就使自己的幼稚孩子气大为减弱。这一对小夫妻很幸福快乐，远非木

兰的始料所及。

不知为什么，每个人都以为木兰的第一个孩子一定是男的。她自己也是这样盼望。木兰具有勇敢无畏，才气焕发，独来独往的坚强气质，因此似乎一定要生一个男儿汉才对。但是时候儿到了，生下来的却是女儿。曾家人聪明解事，当然不会有失望的样子，木兰自己也不肯流露失望之情。不过生下这个孩子之后，并没有大事庆祝，倒是事实，若生下一个男孩子，则大为不同了。

这个孩子叫阿满，革命发生的那一年，她一岁。

木兰第一次招惹她公公不喜欢，是由于一时孩子气的兴奋而起。满清政府一灭亡，她和丈夫不能掩饰心里的快乐。十月里，清廷发布了自由剪辫子的命令，木兰拿了把剪子，一时冲动，一切不管不顾，就把荪亚的辫子剪下来。曾先生一听，责备她，说她太鲁莽。木兰说：

“我爸一个礼拜以前就剪了。我们剪辫子也是遵照皇上的旨意呀。”曾先生没说什么，自然不高兴。几个礼拜之后，经亚才把辫子剪掉。曾先生的辫子一直留到第二年，袁世凯的辫子也是第二年才剪掉的。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因为孙中山先生把总统的职位让给了他。这虽然是高风亮节，但是也未免太书生气。不过这并非孙中山先生的过错。革命之后，一定是须有霸气的人当政。

现在曾家的问题是经亚和荪亚此后要往哪条路上走。荪亚结婚半年之后，和他哥哥经亚一同在户部当了个小差事。清帝逊位之后，政府垮台，兄弟俩而今赋闲在家。北京城地面儿上平安无事，安堵如恒。仅就北京国都一地而论，可以说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，甚至宣统逊位之后，这个皇帝和皇室，在感谢上苍能保住性命之余，居然还得以安然住在黄琉璃瓦宫殿的紫禁城，在北京城的正中央，保有皇帝的尊号，朝廷的仪礼，太监和宫女，深在皇宫的高高的红墙之内，安度迅速消失中的皇家美梦的残晖夕照。在紫禁城以外，满清皇室痛恨的那个人，正开始高高在上，统治着中国。袁世凯，带着他自己训练出来的一批虎狼之将，正执掌着军队的实权。这些北洋军阀的残余分子，命定要统治中国此后的十年。

姑且不论政治上的改变外表徒具形式，革命究竟导致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社会的革命就是人思想态度的改变，而这十年显然表现出来对过去传统的唾弃。比如采用西元纪年，外交上穿西洋礼服，政府采用西方组织形式。这些改变就等于承认西方胜过东方。因此保守派就一直采取守势。这是旧瓶和新酒之间，社会现实和社会理论之间，茫然莫知所以的旧一代和茫然莫知所以的新一代之间，荒唐滑稽对照对比的十年。

这些情势，无形之中就影响了本书中人物的生活。历法的改变只是象征而已。今后我们故事之中的日期是用西历，新年是阳历一月一日，而不是依照旧历在二月半过阴历年了。

革命一起，素云家运气衰落到极点，金钱和政治方面完全崩溃，在社会上落得毫无脸面。但是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，她家不但一无损害，反倒更有收获。

在前年十月，革命爆发的前一年，社会上对牛家是群情激愤，曾经闹了一次风波。

事情的起因是牛家的儿子东瑜褻渎了一个尼姑庵，并且企图诱拐一个尼姑。群众怒不可遏，牛财神把可能动用的政治势力都纠集起来，也不足以自保。按理说，家里某一个人的行为不检，应当是一个孤立事件，不应当弄得波及全家，人人遭殃，不过尼姑庵事件只是一个信号，以前许多受过牛家糟害的人借以发动攻击，要报仇雪恨而已。

牛家兄弟，怀瑜和东瑜，都有一种势力病，她母亲也是有此种毛病，而且也鼓励儿子仗势欺人，为非做歹。别人批评她儿子，她绝不允许。每次儿子公然犯法，公然违警，她都认为那就是她威名赫赫的北京城万能马祖婆的神通应有的表现。她自己深信，也使全家人深信，控制全国财政的是她，而且她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。她心里已经盘算着要创建个牛家金钱帝国呢。在整个世界上，她只有一个怕的，那就是西天如来佛，若是再说清楚点儿，其实她对佛的敬爱，还不如对阎王爷的惧怕。因此她是最虔诚的佛教徒，她对寺院既然有捐献，因此她有安全感，有自信心。她相信，倘若有什么不测发生，如来佛的目不可见的手，总会随时搭救她，随时保护她，不但她，还有她丈夫，她的儿女。

她儿子做的事情，有些她知道，但是也有些她不知道。她儿子和保镖的违犯交通规则，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。若不然，自己的脸面威风还怎么显得出来呢？一个人若不是命里注定，怎么会权倾一时高高在上呢？交通规则不是给像她儿子那么福大命大的人制订的。但是事情还有比这种小事厉害的呢。比如说，年轻的妇女不敢在戏院的包厢里叫少爷们看见。至少，有一次，是千真万确，某人的妾惹起牛家少爷的注意。散戏之后，大少爷的保镖就“邀请”那位姨太太到大少爷的私邸去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姨太太才回家去。于这件丢人的事，那个为丈夫的不敢哼一声儿。

大少爷娶了一个愚蠢软弱倒是百依百顺的女子，做梦也没有梦到过问丈夫到什么地方儿去。二儿子东瑜也已经成家，但是更任性胡来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朋友，专为他物色新女人。有一个富商的女儿，年轻貌美。东瑜百般下功夫，偏偏不肯就范，而东瑜因而越发紧咬牙关，非弄到手，誓不罢休。他到那个小姐家去，小姐的父亲竟不敢赶他出去。他开始带小姐外出，公开追求，自称是出于至情，最后海誓山盟，说一定正式娶为妻室。小姐想到可以正式做牛财神家的儿媳妇，于是回心转意。但是还不到一个月，二公子已经把她玩儿厌了，开始追求一个乡下姑娘。已经把那个富商之女忘在九霄云外，想也不再想，已经不值得牛家的公子一顾，牛家这天之骄子，哪儿在乎这个。穷也罢，富也罢，一个小姐就是一夜的玩物而已。他永远有求必获，成事遂心。

被弃的富家之女，虽然把这个玩弄女人的畜生恨死，但是空流眼泪。父母劝她不要寻短见，要报仇雪耻。最后，一天早晨，她拿了一把剪子，剪掉了头发，决定出家做尼姑。父亲看见自己女儿的一生毁于浪子之手，勃然大怒。告到官里去打官司吧，不但没有用，甚至有害，因为他没有正式结婚的证据在手，但是他决定等机会，他有的是钱。他恶狠狠的设下了一个陷阱，要抓住这个色狼。

这位富商在北京城开始物色一个绝色的妓女，最后，终于找到一个，果然是年轻貌美，年方二九，聪慧异常，和一般青楼名妓一样，对中国过去的佳人才子的风流韵事，英雄传奇，忠肝义胆，感恩图报等故事，无不熟知。他不惜重金，把她从老鸨子手里买出来，使之住在自己家里，优礼有加，简直待如公主贵宾。这样出乎意料的殷勤厚待，过了一些时候儿，这个少女向主人问如此厚待，用心何在。主人并不回答。第二天，少女又问：“深蒙厚待，既非要纳为侧室，究竟为了何事？人人爱惜性命，我不敢说一死相报。但除死之外，一切无不遵办。”

做父亲的就把女儿可怜的身世，说与她听，并且说如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，事成之后，另有重赏。如果计划能顺利实现，她必然会名声大噪，有如此来历，再重张艳帜，一定会名重一时，王孙公子，富商巨贾，争相结纳，北京花谱之中，必如牡丹称王。富商鼓其如簧之舌，终使此青楼艳妓，对牛家无赖，怒火如焚，对富商之女同情万分。在这一场交易上，她不会有什么亏吃，因为她正在青春妙龄。她立誓严守秘密之后，同意依计进行。

做父亲的于是把女儿送进北京城郊区的一个尼姑庵，这个尼姑庵所在的那个村庄里，有几位年高德劭的地方绅士，都和这位富商熟识。富商又应许向尼姑庵捐献巨款，借以讨好师太。他到尼姑庵之时，一定到村庄去看地方士绅，把女儿的遭遇，以十分谨慎的口吻，透露给他们。牛家劣迹昭彰，名声狼藉，北京城郊早已无人不知，如今听这位富商叙述他家遭害的情形，诸位绅士既觉得此一富商之女如此可怜，又心中愤怒难平。

随后，富商和牛府几个仆人结交，探听出来牛家二少爷常往何处去，其中包括戏院公园等地。在一家酒馆儿，他和牛家一个仆人畅饮几杯花雕之后，套出来牛家几件隐密。于是他为那个侠义的妓女租了一栋房子，安排上仆人和假扮的父母。把那位妓女打扮起来，让她带着仆人到公园，到戏院。大概一个月左右，那个野猫吞下了这个毒饵。在牛东瑜和这位妓女之间，发生了风流事件。义妓是装做富家之女，在外面虽然和他暗中可以来往，但绝不许他跟随到家去。两人在外面暗中来往，大约有二十来天。这二十来天之中，东瑜始终神魂颠倒，心猿意马，以为自己是生平第一次真正恋爱。一天，那位小姐忽然失约未至，仆人一个人来告诉他一件坏消息。原来小姐有难，是父母不顾一切，正给她安排婚事，并且限制行动，不许离家，她决定几天之内，要私自逃出与他相见，否则，至少也会再传递消息给他。小姐求他不要变心肠，要忍耐。三天以后，仆人出来告诉这位情郎，小姐在失望之下，剪掉了青丝，决定出家为尼。现在一切绝望了。他若还想见有情人，只好到北京城附近的寺院，也要在某一天之后。

在富商家中，做父亲的正在准备把这位义妓送到他女儿出家的那个尼姑庵，在那儿等待那个要猎捕的畜生。他的计划就是要使牛东瑜和一个尼姑纠缠在一起，这当然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罪行，早晚是会由那个义妓揭发的。那位师太现在又把这个青春貌美的少女，认为是误入歧途，而今已知回头了，就收她做门徒，但是殊不知这新收的两个女门徒，却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。

九月里，有一天，牛二少爷乘着马车来到这个尼姑庵，自称是那个新尼姑的亲戚，要求见她。那位妓女现在法名慧能，就出来会见。自称仍然爱他，深悔不该一时孟轻浪率，落发为尼，不过事到如今，已经别无他法可寻。牛二少爷一听，就说：“这个容易。你就跟我走好了。这儿没人敢碰我。”慧能一看牛二少爷打算青天白日把她从尼姑庵中带走，简直等于绑架，于是告诉他先回去，三天后再来。

牛二少爷走后，她急急忙忙跑去见师太说：“师傅，救救我吧！那个年轻人要来抢我出

去！”

师太说：“他是你的亲戚！”

“什么亲戚！他是牛财神的儿子。我不敢不见他。因为怕招麻烦，我妈才把我送来出家的。现在他又追来了。”

师太大喊一声：“会有这种事？”

师太想到富商之女慧空的遭遇，只是几个月之前的事，于是说：“你师姐慧空也是那个年轻人糟蹋的。”

慧能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刚才想把我带走。我不答应，他说三天以后再找我。咱们怎么办？”

师太很发愁。要抵抗牛家是自招其祸。可是，倘若他真的带人来绑架慧能，她若任凭他把徒弟抢走，这个尼姑庵的名声就玷污了清白，别的尼姑也就再没有一点儿安全了。

全尼姑庵里这件事传遍了，都知道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由尼姑嘴里传到仆人耳朵里，又由仆人嘴里传到村庄上。绑架尼姑这件事激起了村人的怒火。已然知道慧空那件事的村中绅士，就去找尼姑庵的师太商量。商量的结果是，全村人支持尼姑庵的师太。因为北京附近尼姑庵的尼姑若有人敢去绑架，简直是眼里没有皇上了。大家决定用实力对抗。

第三天，太阳快要西沉的时候儿，牛二少爷坐着马车来到尼姑庵，有两个彪形大汉保驾。心想绝不会有人敢抵抗。他带着人进去，要见师太。向师太道了字号，命令交出慧能。师太不肯，对他说：“这简直是千古奇闻。这是一片圣地。

不能任凭你糟蹋，不管你是牛少爷，驴少爷。”

牛少爷命人去搜，尼姑们就大喊大叫。冷不防由黑暗的角落里跳出来村中的几个小伙子，人人拿着扁担，把牛家的恶奴打跑了。这事情完全出乎牛二少爷和随从的意料，赶紧狼狈而逃，临走还威胁说必来报仇。

第二天，牛二少爷派人来说，若不立刻把慧能交出，就派人来把尼姑庵查封，把村人治罪。师太如今觉得乱子更大了，先请求宽限时间，答应两天之后回话。她只有硬拼到底，不然就只好屈服，于是找村中士绅商量。

村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可以说是全村的大家长，仗义执言道：“我已经活了八十岁，还没听见有这种事情发生过。师太，我们既然帮着您给这场硬仗起了头儿，就得帮到底。上头还有皇上呢。我一定挑起这个担子。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怕什么死？倒要看看牛财神怎么翻天覆地！”

在老人激励之下，村人都愿跟这些尼姑共患难。三天的期限一满，师太告诉牛二少爷派来的人说：她不能让这个尼姑庵受到糟蹋，牛二少爷随他便好了。同时她把别的尼姑们藏在村里，她带着慧空和慧能躲到另一个尼姑庵里去，就准备她的庙遭受封闭。

北京城的地方官派人来查封这个尼姑庵，理由是该尼姑庵对善良的香客施以暴力。公差发现尼姑庵已然空空如也，就拿着拘捕票到村庄里去拘捕村中的士绅，说他们参与此次的扰乱公共治安。八十多岁的那位老先生挺身而出，但是村民把他劝回去，改由一个书生，一个农人跟公差去了。

几天之后，北京城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游行，有和尚、尼姑，农民，在大街上结队行进，城门上，街上十字路口儿，街道拐角儿上，都贴上了标语，上面写出绑架尼姑的罪行，由寺院和村庄名义，请主持公道。在大队的正前面走的，是白发苍苍八十多岁的一位老先生。单凭如此高龄，就自然赢得人的尊敬，每逢他站住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说话，就有一大群人倾耳静听。这件事情之中的坏蛋是牛财神家的儿子，只这一件，就足以引起群众对这游行队伍的同情。随着游行队伍往前走，人也越来越多。等到了天安门广场，已达到千人之众。不久，群众激动起来，大喊：“打倒牛财神！打倒牛头马面为非做歹的东西！”人多势众，感觉到成功了，于是尼姑和村民竟在皇宫门前放声大哭起来。这事情闪电般传遍了全北京城。

在皇宫前这样民众游行请愿，在宋朝时很普通，在清朝则极为少见。摄政王在宫里听到外面的喧哗叫嚣，最初以为是革命爆发。后来听到是关于别的事，就派一个太监出去见那些和尚和尼姑，要弄清楚他们有什么委屈要控诉。陈情书早已写好，太监拿进宫去，随后出来，代替摄政王宣布，尼姑庵立即启封，拘捕去的村民立即释放，牛东瑜的案子要由刑部正式审判。

尼姑庵这个事件和僧尼村民大游行请愿，只是民众对牛财神公愤的高潮。至于在北京的茶馆儿酒肆之中对这件事的闲谈，则连续了几个月，各处对度支部牛大臣的公开告发则不可胜数。现在牛家算是知道害怕了，天天躲在家里。

当时御史之中，有一个叫魏武的，他早就打算弹劾牛财神，但被别的御史劝阻，因为不但

无用，而且有害，如今老百姓是群情激愤，魏御史就改穿便装，到城内各茶馆儿去了解一下舆论，并搜集些资料。一天，他正坐在东城一个大茶馆儿里，听见一个人说：“一百个尼姑也敌不过一个大官儿。官官相护呀。你要相信我的话。鸡蛋怎么能碰石头呢？”另一个人说：“要照你这么说，那不就没有王法了吗？还有一个好人家的小姐也出家当了尼姑，也是因为是被牛家少爷遗弃的缘故。牛家两个公子干的好事，谁不知道？”第三个人说：“最好少说话吧。牛家不是容易垮台的。”第二个又说：“我真不知道皇上家的御史天天儿干什么。他们的眼睛一定让泥封住了。我等着看这件事怎么个了局。听说牛大人请病假了，正用他的势力疏通呢。这件事情若是认真办，封闭尼姑庵的京兆尹，也得治罪才是。”

魏武向靠近坐的第二个说：“咱们老百姓在这儿说没有用。当御史的似乎都用蜡把耳朵封起来了。谁敢去太岁爷头上动土呢？我听说牛家大少爷专门诱拐人家的姨太太呢。”那个人说：“这是公开的秘密，谁都知道。他在西城专有一栋房子做金屋藏娇之用。他有朋友，专管给他找女人。他家里还有好多惨事呢。”

魏武问：“什么惨事？”

“我听说他们家有一个丫鬟，生给折磨死了。他们不敢让丫鬟的父母去埋葬，惟恐怕看见人身上的伤，所以在他们家花园儿里自己把尸体埋了。”

“你又不是神仙，你怎么知道牛大官人家发生的事情呢？”“纸包不住火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想在那样人家还能有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吗？事情总会泄漏的。”魏御史继续进行他的侦察。他到尼姑庵去和尼姑打听，又和村里人打听，得到了慧空她父亲的住址。从那位富商那儿获得了重要的资料。他找到了一个牛家的仆人，那仆人立誓说谋害丫鬟的事是千真万确，他还知道埋尸体的地方儿呢。

这件事打听确实之后，魏御史开始衡量情势。

由于皇宫前面的游行请愿，牛家的官场朋友，已经和他们疏远了。牛财神虽然有那么大势力，朝中却没有真正的好朋友。因为他不是科举出身，他既没有那一班的同年，也没有主考的老师，得以在朝互通声气。袁世凯尚未东山再起，仍然投闲置散。王大学士有势力，本来可以对他略予荫庇，但是为人本性软弱，兼又年事已高，所以魏御史很觉时机适宜，决定上本弹劾。

经亚到岳家来探亲，正好赶上岳家的大祸临门。因为外面群众的愤怒难平，牛财神已经十分害怕，但是他那个婆娘马祖婆还以为自己有财有势，得意洋洋，恶狠狠说，那些和尚，尼姑，村民必遭惨祸。正在这个当儿，门房慌慌张张跑进来说：“老爷！太太！有坏消息！宫里的侍卫老爷带着人来了。”

牛财神连忙出去接待宫廷的官员。另外一个仆人去回禀牛太太，说房子四周已遭侍卫们包围，门口有侍卫们站岗，不许人通过。在外院儿，宫廷的官人进了大客厅，立刻转身面向南，吩咐牛尚书准备接旨。牛财神立刻向北跪下，听来人宣读圣旨。文曰：

牛思道罔顾圣恩，违法弄权。已由御史参奏，收纳贿赂，盘剥重利，视法条如无物。又经弹劾，治

家不严，纵子横行，欺压良善，诱拐良家少女，图谋绑架尼姑。再经弹劾，虐杀婢女，埋尸灭迹。立

即褫夺牛思道一切官爵，与其子怀瑜、东瑜，一齐扣押，听候查办。其私宅派军看管，以待谋杀婢女

一案，彻查了结，再行撤离。

圣旨读毕，宫廷官员命令逮捕牛思道。牛大人吓得张口结舌。他好像失去脊梁骨，浑身只剩瘫软一堆肉。御林军卷起袖子，伸手把他从地上揪起来，除去了官衣官帽。

侍卫喝问道：“你儿子在哪儿？”

牛大人结结巴巴的说：“老爷，他们在里头，静听老爷吩咐。”以前谁也没想到他是那么个怯懦之辈，那么个可怜虫。侍卫下令把牛家两个儿子带来，他俩不久出现在侍卫之前，听命就缚。父子三人被押解出去，由侍卫拘留看管。

长话短说，由于王大学士的从中缓冲，皇上念其年老，尚知悔罪，从宽处理，革去官爵，放归田里，北京他的财产及钱庄，充公归官，北京以外的财产，免于没收。长子纵容仆人虐杀婢女，拒绝其父母收葬，非法掩埋在家，判刑监禁三个月。至于虐杀婢女之罪，解释做牛家同意仆人虐杀，而将杀害之罪归之于男仆身上，将男仆判为充军远方，终身苦役。牛家的女人，真是叨天之福，因为国法对牛思道特别宽大，她们才蒙赦免。牛思道若判了死刑，他全家的妇人与未嫁之女，也要随同财产没官为奴了。

次子东瑜，一因诱拐良家女子，始乱终弃，二因企图绑架尼姑，玷污尼庵，两罪并论，斩首示众。他是这次复仇计划中之真正的牺牲者，不过他是罪有应得，并不冤枉。

牛家二少爷出斩的那天，半个北京城，高等社会，低等社会，男人，女人，可以说是万人空巷，争看人人痛恨的牛财神的儿子活遭现世报应，千千万万人拥挤在天桥一带，甚至有十几个小孩子被踩伤，有的伤重致死。

尼姑慧能又回到她的假父母那儿。慧空和慧能可以自由还俗，与父母团聚。冤屈已伸，大仇已报，再不必怕牛少爷了。群众对掘出来被虐杀的丫鬟尸体，震惊和愤怒，犹如烈焰腾空之际，自然没有人去认真探听慧能的底细，直到几年之后，才真相大白。

所以革命兴起时，牛家已然失势，他家只靠着天津及其他地方的财产维持生活，在社会上丢尽了脸面。袁世凯在民国初年虽然再度得势，牛思道虽然想卷土重来，袁世凯却觉得爱莫能助。

过了几年，由于素云的丈夫经亚的关系，牛家的大少爷才在政府一个小机构里，弄到一个低级员司的差事。

---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
---

后一页  
前一页  
回目录